

# ASUKA, WILL YOU DANCE WITH ME?

作者：Axel Terizaki

译者：火\*海\*翼如夜

OKAY, 我曾告诉大家 "A Tale That Wasn't Right" 讲是我的最后一篇错品。看来我错了：-)。这篇不像前一篇，不是黑暗故事，别担心……但这仍是一篇短篇小说。我希望你们能喜欢。

标题：NEON GENESIS EVANGELION

标题 2：ASUKA, WILL YOU DANCE WITH ME?

----

真嗣和明日香走在一条学校的走廊上，大概离她们的教室不远。真嗣似乎很不安，不停的放松再攥紧他的拳头。

真嗣：“呃……明日香……”

明日香（叹气）：“有话快说，真嗣，我可不想等一天！”

真嗣：“呃……你知道……明天……”

明日香（不耐烦）：“我！没有！太多！时间！你这个白痴！你现在想怎么样！”

真嗣（几乎流出汗来）：“那-那个校舞会……你知道的……我想叫你……”（对自己）“可恶，她的心情似乎不是很好。”

明日香：“听着，如果你又想叫我做一些既愚蠢又没用的事，不必了。而且这肯定还是那些既愚蠢又没用的事。所以，真嗣，我不想看到你。明白？！就因为你的同步率暂时比我的高，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话或是听你那愚蠢的问题！现在，滚出我的视线！我今天不想再看到你那张白痴的脸。听到了吗！？”

真嗣低下头，缓缓转过身，跑出了明日香的视野，就像她所希望的。于是她转过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明日香（耀武扬威般地轻笑着，对她自己）：“那个白痴彻底没话了！我打赌他……”

她的思绪被远处的一声撞击声打断了。她转过身，奋力穿过楼梯口拥挤的人群。

明日香：“过来，你这个白痴，发生了什么……”

当看到楼梯底时，她霎时间说不出话来。真嗣在那里，躺在地板上，十分痛苦。

—————TO BE CONTINUED…………

先到这里，不久之后会继续的（打印稿出来以后）。

由于水平问题，部分语句用的是意译，希望不是对原文的不敬。

几小时后，NERV 护理区。真嗣坐在床上，低着头。旁边是律子，美里和明日香。

律子（讽刺的）：“干的好，真嗣君。你成功地将你的两条腿都折断了，而且还是同一时间。

真嗣只是坐在那，眉头紧皱，他的两条腿被石膏包裹着。

美里（平静的）：“真嗣君……这是怎么发生的？”

真嗣（仍然低着头）：“我绊倒了。只是绊倒了。”

美里：“是么？多么不幸……”

很明显，美里并不相信真嗣所说的。

律子：“唔，也许更糟。至少在 3 个星期内你没法走路。之后你还得忍受恢复性治疗。”

真嗣似乎十分沮丧。明日香的双臂盘在胸前，自从她来时起就一直没有开口说哪怕一个字。不止，从她通知美里并帮着把可怜的真嗣抬上担架起就是这样了……但她最终决定说些什么……

明日香：“唔，好好伺候他！”

伴随着这个最后的，令人不悦的意见，她离开房间来到走廊，关上了身后的门。

美里（皱眉，对自己）：“她俩似乎吵架了……”

律子：“真嗣君，我们有一张轮椅给你，好让你能行动。我来告诉你如何正确的使用它，好吗？”

真嗣（不情愿的）：“好……”

---

回到公寓大楼前，美里推着真嗣的轮椅进入了电梯。明日香不在这儿。离开真嗣和美里之前，她曾喃喃地说了些有关阿光和商场之类的话。一路上，沉默。但美里不喜欢沉默，发话了。

美里：“真嗣君……我肯定你没有告诉我全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是什么让你跌下楼梯的？”

真嗣（低头）：“我告诉过你了，美里小姐。我只是绊倒，还有——”

美里（打断他）：“是因为明日香么？”

真嗣（突然慌了）：“不！不，不是因为她……我只是……”

美里（微笑）：“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真嗣：“哦……我只是跑太快没看见楼梯，没有其他原因！”

美里：“这次你在逃避什么，真嗣君？”

真嗣（犹豫）：“没-没什么！我只是……跑，就这样。”

美里（打开房门）：“你知道，你并不善于撒谎……”

真嗣（再次低下头）：“唔……”

美里（推真嗣进房）：“听着。我保证不告诉其他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至少，我是你的监护人，我需要知道……”

真嗣：“不是仅仅因为好奇？”

美里（微闭双眼）：“不……告诉我，好么？”

真嗣：“那么……”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真嗣（哀伤的）：“你知道，明天……有一个校舞会，来庆祝年终……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去……但——但是……当我听说明日香已经决定要和另一个家伙去……我非常愤怒，美里小姐……我从没这样过！我……我只是想让她……不要和那个家伙去！并且我想问她……是否愿意和我共舞……”

美里：“她怎么说？”（对自己）“我肯定我已经猜到答案了……”

真嗣突然皱紧眉头，似乎十分生气。美里确实没有见过她的室友这个样子。她曾见过他沮丧，但不像这次。

真嗣：“她说她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她再一次嘲弄了我！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美里跪在他面前，脸上流露出无限的关切……

美里：“真嗣君……你现在一定很累了……你应该休息一下……”

美里站起身，把真嗣推向他的房间。

真嗣（气愤）：“我不需要你的帮助，美里小姐！求你让我一个人呆着！求你……！”

美里：“把你送进你的房间后我会的。但你需要休息，你知道……如果你需要什么，我会在厨房，好么？”

她关上他的门，来到厨房，从冰箱里猛地抓起一罐啤酒，扯下拉环，好像她试图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在某一个女性 E V A 驾驶员身上一样。

美里（皱眉，对自己）：“该死的，明日香！你为什么这么糊涂！？”

---

与此同时……阿光和明日香正坐在离公寓不远的一个公园的长椅上。

阿光：“碇的两条腿都打上石膏了？那他就没法参加校舞会了？”

明日香：“那有什么关系？没人和他一起去！”

阿光：“他可能已经约了凌波。”

明日香：“优等生？不可能！这不是她该做的事！她怎么可能，那个优等生，参加一个无聊的校舞会，还能像一个正常女孩一样和她的朋友一起开心地玩？”

阿光：“……我不知道……”

沉默

阿光：“也许他是想约你？”

明日香（受惊吓）：“我！？我！？他不会！他没那种勇气！而且，我已经允许S A N E D A（译者：日文名，不会翻译……）和我去了。”

阿光：“S A N E D A君？你是说……K O I C H I S A N E D A？他是有几分……帅气。”

[作者注：去猜K O I C H I S A N E D A是从哪来的吧……：-)]

明日香：“是啊，无论如何……我没法把加持先生带来，所以……我得找一个……够帅的。”

阿光：“我明白了……但是，你知道，对碇君我很抱歉。我肯定他想要在明晚带你去跳舞。”

明日香：“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应该和那个白痴一起……而且，他现在已经不能跳了！”

她笑了，好像她喜欢这个事实一样。

阿光：“你对他不很公平……”

明日香（惊讶）：“你什么意思？”

阿光：“我的意思是，你应该……问问他。”

明日香：“没门！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了，阿光！”

明日香转过脸试着离开她朋友的视线……

阿光（咯咯笑，对自己）：“她想对我隐瞒什么……”

---

第二天。真嗣呆在家里，美里则开车送明日香去学校。车上……

美里：“你似乎有什么困扰，明日香。”

明日香（离开她的思绪）：“哈？是……也许是的。”

美里：“嘿，明日香……”

明日香：“什么？”

美里：“你觉得真嗣怎么样？”

答案几乎立刻就出来了。好像这很明显一样……至少对它的主人来说。

明日香（平淡的）：“真嗣？我觉得他怎么样？他是个白痴，一个没有骨头的懦夫。就这些。”

美里：“就这些？真的？”

明日香：“没错。”

美里：“一个没骨头的懦夫，哈？我是不是该提醒你当你沉入火山时他所做的事情？”

明日香：“他只是救了我，就这样！那是他的职责，不是吗？如果你失去了一台 E V A 和它的驾驶员，我打赌你绝对负不起这个责任。”

停顿

美里：“你为此谢过他么？”

明日香（略低下头）：“没。我还没有。”（恢复她平常的傲慢）“我为什么要谢他！？”

美里：“唔，他救了你的命。”

明日香：“还有呢？驾驶员之间这很平常。我会做同样的事。”

美里（停车）：“我们到了。祝你愉快，明日香。”

明日香（下车）：“是，是……”

她绕过车去学校入口，但再次听到美里的声音让她有些惊讶。

美里（温和地）：“明日香？”

明日香转过身，看着正将车窗摇下美里。

明日香想：“怎么了？”

美里（脸上充满忧伤）：“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你也许会恨我，但是……在那个火山……真嗣违背了我的命令。我命令他不要跳进去救你。现在，祝你愉快，明日香。好好想想吧。”

话后，她重新启动汽车，飞快地驶向了本部。明日香却仍站在人行道上，几分钟后，她才转过身，向着学校走去，心中塞满了对美里刚才所说的话的思索……

---

当天晚些时候。美里站在真嗣的门前。

美里：“真嗣君……你确定你不需要我……”

真嗣侧身躺在床上，他的轮椅靠在床边。

真嗣：“不，谢谢，美里小姐……”

美里：“我很抱歉今晚我得工作，否则我一定会和你一起……”

真嗣：“没关系。”

美里：“该死，你确定没有一个人能在这儿陪你吗？”

明日香的声音从公寓的另一头传来。

明日香：“我走了！”

说着，关门声响起。真嗣把手握成拳，将被单紧紧地攥住。

美里（低头）：“丽和碇司令在一起，你的朋友都在校舞会……你确定你一个人可以吗？还有 P E N - P E N。”

真嗣（不耐烦且愤怒）：“我说了没事！！”

这样的爆发让美里十分惊讶，她只好关上他的门，走向公寓门，准备离开。

美里（对自己）：“可怜的真嗣君……”

真嗣的房间里，他的眉头皱的更紧了……

真嗣：“明日香……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停顿

真嗣：“为什么？”

他的左拳猛地打在他的床头板上。

真嗣：“为什么！！？为什么!!!!？我试着去……可你却硬把我推开……”

停顿

很明显，真嗣十分恼怒明日香的离去……而且是和另一个人……

真嗣（皱眉）：“可恶……”

---

晚些时候。明日香穿着一条绿色的连衣裙，白色的领子上系着一条黄色的蝴蝶结。一件既小又轻的绿色夹克套在连衣裙外，与她的裙子很相配（译者：15话的那件？）。她站在校门口，等待着她的“约会”。

明日香（对自己）：“火山……他毫无防护地就这么跳下来……那个白痴……白痴……为什么我要叫他白痴？我才是个白痴……”

阿光：“嘿，那是明日香！”

冬治：“上帝，是红发恶魔……”

他俩打断了明日香的思绪。

明日香：“喔，喔，喔，那不是班长和哑巴小丑（译者：DUMB STOOGE ... 不会译啊）么。”

阿光：“嘿，明日香，冬治没有那么糟！”

阿光穿着一件漂亮的白色连衣裙，挽着冬治的胳膊。

冬治：“真嗣在哪啊？”

明日想：“真嗣？他干吗要来这里？”

冬治（讽刺地）：“哦，他告诉我他要约你去跳舞。而且当我今天看到他还活着的时候，我就认为你答应了。”

明日香：“真－真嗣……约我！？”

冬治：“当然！就在他折断自己的两条腿之前，他说他要约你出去！你不知道？”

阿光（对东治耳语）：“东治，别说了……”

不愉快的停顿（特别是对明日香）

明日香：“哦，我正在等我的约会。请原谅，我……”

阿光：“当然，我们这就走。”

阿光拽着冬治离开。他俩都偶然地快速瞥了一眼明日香。

明日香（等待着，对自己）：“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白痴了……！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我应该尽量享受这个舞会……回家后我是应该做些什么，无论如何……”

K O I C H I：“我让你久等了么？”

一个红发高个男孩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再次将明日香从她的幻想中拖出。

明日香（气愤）：“是的！你怎么能让我等这么久？”

明日香抓住他的胳膊和他一起朝体育馆走去，舞会将在那里举行。

K O I C H I：“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把那个懦夫一起带来了……”

另两人都意想不到的，明日香甩开他的胳膊，跨到他面前，狠狠地扇了他一掌。那个男孩没有动，只是轻擦他的面颊。

明日香（大喊）：“真嗣不是懦夫！”（对自己）“他吗？不，不是！”

他低头看着她。他的外国血统给了他红色的头发和一般日本男孩没有的高度。

明日想：“你才是懦夫，竟在他没法保护自己时侮辱他！”

摺下这最后的几个字，她转身奔出了学校。

---

回到公寓。电视前，轮椅上的真嗣低头哭泣着，没听到大门滑开的声音。喘着气的明日香走了进来。即使穿成这样，她还是尽可能地以最快速度赶回公寓。走进客厅，她只看到真嗣用遥控器不停地更换着频道。

明日香（仍然有些喘）：“嘿……呼……呼……”

这个声音让真嗣惊诧不已。这是他现在最恐惧的声音。没有抬头看她，只是说，语气中充满了憎恨和愤怒。

真嗣（冷冷的）：“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明日香（对自己）：“真嗣，在生气？难以置信……”（对真嗣）“哦，我累了，就回来了。”

明日香顿住了

明日香：“你似乎很无聊。想要出去走走么？”

那个词他现在不需要听到。他抬起头，发现明日香就在面前，低头看着他。他紧皱眉头，眼神如他的声音一般……充满了愤怒与憎恨。但似乎还有一丝悲哀。明日香起身向前，把一只手放在真嗣的肩膀上，她的脸上充满了安宁。

明日香：“那么？让我们出去走……啊——!!! ”

毫无准备的明日香被真嗣猛烈的一掌打倒在地。她抬起头看着他，用一只手捂着疼痛的面颊。

真嗣（狂怒地）：“别说了，你这个贱人！你知道我没法‘走’！你知道的，而你却要时时刻刻提醒我，用这个来玩弄我！我没法走！你现在高兴了吗！？”

他再次低下头，极度的蔑视充斥着他的双眼。明日香从未见过这样真嗣……充满了如此强烈的憎恨……和哀伤。

明日香（对自己）：“真嗣……是我让你如此痛苦么？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发现……？”

她默默地站起来，走到他身后，握住手柄，将轮椅推向正门。真嗣朝后看去，只能看到明日香直直的看着前方，一直推着他的轮椅离开公寓，进入电梯，按下一楼的按钮。

真嗣：“你到底在干什么！？”

明日香（轻轻的笑）：“我正要带你出去转转啊，你这个白痴。”

真嗣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他希望她会打他的后背，并做好了打一架的准备，即使他没法用他那仍然疼痛的腿……但他让这个想法消失了。毕竟，他不能伤害她，他不想伤害她。他甚至开始后悔刚刚对她所做的……

---

稍后，在第三新东京的街上。明日香推着真嗣走过宁静的大街。

明日香（对自己）：“他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么？”



她低头看着他，但能看见的只有他的后脑，低垂着。一路上，她们两个都保持沉默，宁静的夜晚只能听见轮椅发出的微小噪音。

明日香（对自己）：“为什么这让我如此痛苦！？我一定是精神有问题！一定是的……”

真嗣（耳语）：“为什么？”

他仍然低着头，好像他希望他的腿能回答他一样。明日香回答了，虽然只是在真嗣的问题上多加了一个词。

明日香：“什么为什么？”

真嗣：“你为什么在这里，和我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个家伙在舞会上？”

明日香（轻柔的）：“他是个蠢货。我扇了他一掌并回到了公寓。”

长久的令人不适的停顿

真嗣（哀伤且轻柔的）：“我明白……”

明日香：“他侮辱了你。”

真嗣略微抬头，惊讶于这种话竟会出自明日香之口。

明日香（轻柔的）：“我无法容忍某个人侮辱另一个没法保护自己的人。那很……不公平……对你。”

真嗣：“为 - 为什么？”

明日香：“就因为……你能不能再问那些傻到只有一个词的问题？”

真嗣：“对不起……”

他再次垂下头。

明日香：“此外，我不应该和他一起去。毕竟你想约我去那个舞会，不是么？况且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

真嗣（对自己）：“她能读懂我的心吗！？她怎么会……？”

明日香：“我有些背叛你……”

真嗣：“……”

明日香：“真嗣，上次你为什么要跳进那个火山？”

真嗣：“……”

明日香：“你对我说是美里命令你跳的。但实际上却是你违反了她的命令，不是么？”

真嗣：“这 - 这个……”

明日香（轻柔的）：“为什么？”

真嗣：“因为……”

明日香：“因为……？”

真嗣：“因为……我不想让你死在那里……”

明日香：“真的？”

真嗣：“是……我想就是因为这个。”

漫长的沉默

明日香：“你这个白痴……”

真嗣：“你为什么总叫我白痴？那很烦……可同时，却又有几分……快乐……”

明日香：“快乐！？你有被虐倾向吗？”

真嗣：“那是因为我可以听见你的声音……是冲着我说的……这让我感到高兴。”

停顿

明日香：“告诉我，真嗣……”

这个回答花了些时间。

真嗣：“什么……？”

明日香：“总被我称作白痴的人有多少？”

真嗣：“哈？”

明日香：“只管告诉我！”

真嗣：“呃……你不叫东治和介剑白痴……不是美里小姐……加持先生……凌波……或是……N E R V里的任何一个人……”

明日香：“这就对了。我只是叫\*你\*白痴。”

真嗣：“……”

明日香：“因为你很特别……因为比起其他人，你对我的意义更重。”（用一种可爱的，小女学生的声音）“因为你是我亲爱的白痴……”

真嗣猛地转过身，发现一种十分平静的脸色驻足在明日香的脸上。

明日香：“我们回家了。”

真嗣回过头，公寓大楼就在她们眼前。

---

真嗣的房间。第三适格者的房门敞开着，可以看到明日香和他同在屋内。明日香把轮椅送上床。真嗣从上面下来，躺在床上。他几乎没有见过明日香如此安宁，平静……尽管如此，这比成天听着她大喊大叫好多了。他看着床上的睡衣，然后将目光移向明日香。她注视着他，如几分钟前的平静的表情仍在她脸上。

真嗣：“明日香……我得换上我的睡衣……你能不能……”

明日香（转过身）：“当然。谁会想看你换衣服？”

她咯咯地笑着，仍旧站在那里，背对着真嗣。意识到明日香不会离开他的房间，而且想要避免照她平常的习性拒绝她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迅速换好了衣服。

真嗣：“你可以转过来了。”

明日香照做了，看到真嗣已经穿好了衣服。

真嗣：“你想对我说什么吗？或者……？我……我很抱歉……之前……我打了你……我不该这么做。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做出那种……”

明日香：“没有造成太大伤害。实际上，那是我应得的。”

真嗣：“但……”

明日香（打断他）：“嘿，真嗣……”

她向他前进了一步，低下头。

明日香：“你能把我的接口耳机从我的头发上拿掉么？”

真嗣：“为 - 为什么？”

明日香（吃吃笑）：“不为什么！”

真嗣（不情愿地）：“哦，好吧……”

他伸出他的手，小心地将明日香一直习惯用来撑起她的头发的接口耳机摘下来。每摘掉一个，她的一些红发就会滑落到她的肩上。

明日香：“好。现在让我们来玩个游戏。”

真嗣：“哈？”

明日香：“让我们看看你能否把我的耳机扔到那个废纸篓里。”

她指着那个他壁橱旁的小垃圾桶，就在他的床前。

真嗣：“呃……你确定？”

明日香：“是。如果你成功了，你将得到奖赏。”

真嗣：“如果我失败了呢？”

明日香（假装生气）：“你将永远成为我的奴隶！”

真嗣（微笑，幽默的）：“是，殿下。”

他把两个红色的耳机拿在手上，仔细地瞄准那个废纸篓。接着，一个熟练的抛掷，耳机滑过一道弧线，哗啦一声落进废纸篓中。

真嗣：“我想我成功了。”

明日香（轻柔的，茫然地看着那个废纸篓）：“是，你成功地将我的骄傲扔进了垃圾堆。干得好。你知道，我刚发现我再也不能仅仅为了荣誉和自尊而在 E V A 里战斗了。有些别的事情……必那更重要的。他离我如此之近，可我却却没有……哪怕仅仅是注意到他，直到刚才。”

真嗣：“哈？”（对自己）“她想告诉我什么？”

停顿

明日香（微笑）：“那么，你喜欢听我的声音，嗯？”

真嗣：“呃……是的。”

明日香：“你愿意在睡前让我为你唱一曲么？”

真嗣：“唱歌……给我？”

在他说更多的之前，明日香把她的左臂放在他的头下，身子向前倾，让自己更接近他。然后，开始在他的耳边低唱……

明日香（低唱）：

"Ich bin von Kopf bis Fuss auf Liebe eingestellt,

Denn das ist meine Welt.

Das ist, was soll ich machen, meine Natur,

Ich kann halt lieben nur und sonst gar nichts."

["Falling in love again, I never wanted to,

What am I to do, I can't help it.

Love has always been my game, play it how I may,

I was made that way, I can't help it."]

真嗣听不懂这歌词，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对于他，这些词听起来是那么真诚。

明日香（接着唱）：

"Manner umschwirren mich, wie Motten um das Licht

Und wenn sie verbrennen, ja dafur kann ich nichts."

["Men cluster to me like moths around a flame,

And if their wings burn I know I'm not to blame."]

真嗣（对自己）：“对……这既平和……又舒畅……这是明日香的声音……”

明日香（轻唱）：

"Ich bin von Kopf bis Fuss auf Liebe eingestellt..."

["Falling in love again, I never wanted to..."]

真嗣感觉当他闭上眼睛时，她的声音慢慢减弱了……

明日香（慢慢的接近他的双唇）：

"...ich kann halt lieben nur und sonst gar nichts..."

["...what am I to do, I can't help it..."]

当她俩的双唇轻轻地重合时，真嗣睁大了他的双眼。一边继续着这个温和的吻，明日香一边用另一只手轻抚着他的左颊……似乎过了许久，她停了下来，给他使了个眼色，坐在床头。

真嗣：“明日香……”

明日香（微笑）：“你能给我腾点地方吗？”

真嗣：“腾……地方？”

明日香：“哦，算了，你真没救……”

真嗣向左转身，背对着明日香。然后，明日香慢慢脱掉她的夹克，把它揉成一个球放在床上，接着让自己躺在真嗣身旁，头靠在他的肩上。

真嗣（有些颤抖）：“明日香……”

明日香：“这感觉很好。已经很久了，自从最后一次我躺在另一个身旁……如此接近一个人……”

她抱紧他，这让他了解到接下来该怎么做。他重新躺正，轻轻地让他的右臂环绕着明日香，温柔地爱抚着她那火红的长发……

真嗣（对自己）：“多么柔软……多么温暖……这是梦么……？这本不可能发生……但是……这又是如此真实……”

明日香重新将头依在真嗣的肩上，右臂环抱着他的腹部，轻轻的将他拉近。即使仍然是穿戴整齐，她也毫不在意。她们分享着彼此的温暖，在一起。

明日香：“做个好梦，\*白痴\*真嗣……对了，你可别在治疗上花太多时间啊……我还欠你一支舞呢……”

随即，她们都闭上了眼睛。这是一次安详的沉眠，充满了为她们俩所准备的,甜蜜的梦。

——THE END——